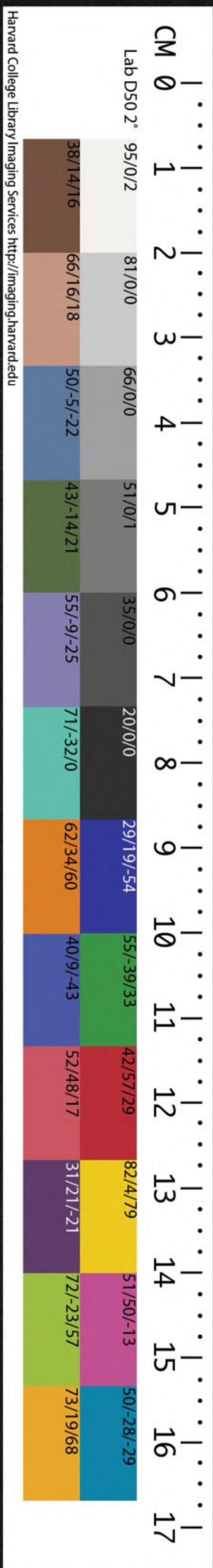


T 2516 / 7928 (2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20



卷之
四十四
三十二

後漢三

史緯卷四十二

後漢書六

列傳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其先趙奢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為氏
 援三兄况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
 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
 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為郡督郵送囚
 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
 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史緯卷四十二

既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未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遊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

都作答官
疊也

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器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器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器。器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則不能令人輕，居後則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申愚策，死無所恨。帝

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黨。援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

愛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
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
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
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土爵
今更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士
給是哉往時子陽欲高位以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
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
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與牛孺卿諸
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日披輿地
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郡以當諸夏百

有四乎春卿於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
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媮
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
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
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
西征羈至漆援因陳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
狀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曲折
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至第一羈衆大潰九
年羈死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
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言隴西侵

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拜援隴西太守，援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詣援降，諸種尚數萬，阻允吾谷，援潛行間道掩其營，羌大驚潰，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襲其後，乘夜放火，虜大潰，斬首千餘級，收其穀糧畜產而還。帝以璽書勞之，時朝議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遣羌

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及武都氐人來降者，援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兵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視事六年，入爲虎賁中

郎將奏宜復五銖錢從之援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言兵帝常云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峇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拜援爲伏波將軍討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賊遂散走追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詔封新息侯援擊牛醜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

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慙矣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表上之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臣嘗受相馬骨法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

名馬亦豈有定式

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故人多迎勞之援謂平陵孟冀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烏桓寇扶風因請行烏桓見漢軍至遂引去援嘗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堅自持勉思鄙言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復請行時

名言

援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克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克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病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弟弁書曰前舒上書欲先擊克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今壺頭

史綱

卷之四十二

九

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輒止，以是失利。弁得書奏之，帝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

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詰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責松固以訟書，及援戒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嘗餌薏苡實，謂能輕身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

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為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槩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獨同郡朱勃上書訟援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辭甚哀切然後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乃酌酒謂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年二十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既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白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

豈可以爵位論人

富貴居故國尚氣節愛士好施後遊京師與衛尉陰興齊王章相友善援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磐果坐死磐子肅復出人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後帝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真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名臣列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肅宗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嘗有死罪亡命者來

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故以客卿字
焉援卒客卿亦夭沒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
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
與茂不同而皆欣欣愛慕焉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
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亡馬幾何時矣曰月餘
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
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歸馬叩頭謝之其不爭
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人親愛不忍

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
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自以恩意遺
之乎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曰聞賢明
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遺之而
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
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饋遺况吏與民
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
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
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笑之鄰邑聞者亦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之後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王莽秉政遷茂為京部丞密人無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攝政茂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詔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以茂長子戎為大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卒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

國龔勝上黨鮑宣俱不仕王莽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王莽秉政休棄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託病杜門自絕勳字君嚴平帝時為郡令王莽初授厭從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昔曾子易簣不受季孫之賜吾策名漢室其可事二姓哉遂携家屬逃入深山光武即位求勳休子孫賜穀以旌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崇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光武以宣龔封安眾侯龔勝鮑宣事在前書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

史綱 卷之四十二
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建武初恭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一無所受歸服喪禮過於成人鄉里異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遺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

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得召與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勅命歸牛亭長不從恭歎曰是吾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共留之亭長慙悔乃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飛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

仁恕之名

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無益。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卽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遷樂安相。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重購賞。開恩信。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奏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遷光祿勳。十二年。爲司徒。恭性謙退。奏議依經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稱。卒年八十一。丕字叔陵。沈澁好學。杜絕交游。不荅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對。

論快人

策高第。除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一。擢青州刺史。丕務表賢明。慎刑罰。遷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移住學宮。丕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處也。學宮修先王禮樂教化之所。不可聽詔從。丕言後。上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永和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遷中散大夫。和帝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冠幘履韞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

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思慮不勞。而道術愈章。說異者各令自述。師法博觀其義。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無令芻蕘。以言得罪。無使幽遠。獨有遺失。永初二年。遷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吏有過。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拜將作大匠。和帝

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循而已。初不切責。反勞之曰。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遷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 劉寬不
愧其名

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寬嘗行。有人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車步歸。頃之。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謝為。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遷南陽太守。性仁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惟之。自下穴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

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
 之訓人感其化興於德行嘉平五年拜太尉靈帝每引見寬
 令講經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任重
 責大憂心如醉寬簡畧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為笑嘗延客
 坐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遣人
 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
 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
 肉羹翻汗朝衣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海內稱為長者以先策黃巾逆謀封遂鄉侯

伏湛

伏湛字惠公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當
 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
 數百人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
 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
 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
 家門下督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收斬之徇首
 城門於是郡內以安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徵拜尚書使
 典定舊制建武三年為大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帝欲自征
 之湛諫曰臣聞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謀於羣
 臣加占蓍龜然後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

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兗、豫、青、冀寇賊從橫，邊塞之地，豈足先圖？不宜捨近務遠，棄易求難。願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六年，徙封不其侯。遣就國。十三年卒。長子翕嗣。曾孫無忌，博學多識，爲侍中。

桓帝詔與黃景、崔寔共撰漢記。孫完女爲獻帝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自伏生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關云湛次子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張步據齊地，光武拜隆爲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諭，獲索六校，即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上書貢獻，拜光祿大夫。復使於步，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步欲留隆與共守青徐，隆不聽，求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

不顧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
陛下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流涕召父湛示之曰隆
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步遂殺之時人莫
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詔大中大夫護送喪事本郡作家以
子援爲郎中湛兄子恭爲太僕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
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
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卽位拜大
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

弘薦沛國桓譚召拜議郎給事中每讌令譚鼓琴好其繁聲
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而讓之譚頓
首辭謝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
問之弘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
而令朝廷耽悅繁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遂不復令
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桓梁等三十餘人多爲公卿弘嘗讌
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
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
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號爲萬石君兄弟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初爲太守銚期功曹薦於光武給事尚書在事精勤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

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拜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欲勤以善自終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死生吉凶未可知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見詔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卒

趙熹

趙熹字伯陽南陽人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熹年十五當思報之乃挾兵往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熹以因疾報殺

小裁容
一鹿

非仁者心且釋之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趙熹信義者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粟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李氏遂降熹因進潁川擊諸不下者還更始大悅光武破尋邑熹有戰勞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所圍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以義責之不聽因以泥塗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以此得免既入丹水

遇更始親屬皆裸跣饑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奉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疑之及奉敗帝得熹書乃歎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拜懷令大姓李子春豪猾并兼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病篤車駕親臨問王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之乃貰出子春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上言惡惡止

即上更始
親屬不能
行者

其身帝從之、悉移徙內郡、熹擢舉義行、銖鋤姦惡、青州大蝗、
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帝延集內戚、讌會、歡
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
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徵熹爲太僕、引見曰、卿非但爲英雄所
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
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爲
久長規、先是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熹請復還本土、
幽并州郡由是而定、帝崩、熹典喪禮、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
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
明尊卑、時潘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請謁者將護

分止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並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永平元年、封節鄉侯、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
肅宗卽位、進太傅、錄尚書事、卒年八十四、謚曰正侯、

宣秉

宣秉、字巨公、雲陽人、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之際、見王氏
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托疾不應、
及莽篡位、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
武二年、拜御史中丞、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
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
簡畧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

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巨公、賜布帛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卒官。

張湛

張湛字子孝、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建武初爲左馮翊、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邦、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湛每

進見、帝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湛稱疾不朝、拜帝彊起爲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之、後數年卒。

王丹

王丹字仲回、下邳人、王莽時、連徵不至、每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嬾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同郡陳遵、關西大俠也、其怒而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懷嫌、一疋陳之主人前曰、如丹此、嫌出自機杼、遵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士乏糧、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

史經 卷之四十二
左馮翊稱疾免歸。徵爲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徵爲太子太傅，乃謂之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相待如舊，致仕卒。」

王良

王良，字仲子，蘭陵人。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六年，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以事到蘭陵，過候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恢司徒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下拜，歎息而還，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遇疾不進，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不應。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詔復其子孫徭役，卒於家。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合義者，不執義以求合。季

仲子清操
其友尤高
許由之巢
父也

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
 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相反何也將合之與利之異乎宣秉
 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
 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
 信在言前同令而誠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偽
 之誚斯不偽矣王丹難於全交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父鄴成哀間為涼州刺史林沈深好學
 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
 時稱通儒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同郡孟冀等將細弱客河西

好

楊賢真賢

道逢賊數千人掠取財裝拔刃向林等將殺之冀曰願一言
 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
 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
 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
 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後因疾告去囂令彊起遂稱疾篤建
 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
 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乃亡去光武聞之
 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賜車馬衣
 被羣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

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曰林得興固諸矣使
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闔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
宏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
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
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
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益重之於是古文
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帝亦然之
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
事所宜因循詔從林議十一年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
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

杜林此議
真大儒之
言梁統細
人不足論
也

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
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
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深識
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
覽失得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
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
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
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
移帝從之林與馬援同里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
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

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
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
曰人當以此爲法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帝重選官
屬以林爲王傅二十二年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
明年卒帝親臨喪送葬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
宜宰城邑其以林子喬爲丹水長論曰夫恃力以禦人力盡
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事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
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
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承宮

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以
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
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旣明乃歸家教
授遭天下大亂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
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爲左
中郎將數納忠言議論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
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
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
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惜歎之賜錢
三十萬

鄭均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傭潔常稱疾家居不應州郡辟召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拜議郎稱病告歸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守善貞固前安邑令毛義履躬遜讓其賜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詁以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詆傳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時重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疏晏嘿嘿不得意譚謂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曰然為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鮮有不敗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

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于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世祖卽位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外事中譚疏陳時政曰夫張官置吏以理兆民縣賞設罰以明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

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仕宦爲吏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

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禮義，明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復聞陛下窮折方士

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旣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哉？帝省奏，愈不悅。後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

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之元和中肅宗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家鄉里以爲榮

馮衍

馮衍字敬通野王孫也衍幼有奇才年二十博通群書王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

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守小節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納雄桀之才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之丹不能從至睢陽衍復進說丹不聽與赤眉戰死更始

邑書甚好
行承所當
從新知說
原丹以歸

二年遣尙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說永鎮太
原撫上黨收百姓之心樹名賢之佐天下無變足以顯聲譽
一朝有事可以建大功永素重衍且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爲
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扞
衛并土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
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
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
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遺書責之邑報書曰僕雖驚怯
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
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

劉永不自
知歸命真
主亦葉公
之好龍耳
又曰敬通
以能文稱
而原書不
如田邑文
固不在名
也又曰理
得而文從
之邑書所
以佳也

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閭
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尙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
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
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
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
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
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
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父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爲誰老
母拘執恩所當留而誘以策馬必其不顧何其愚乎君長敬
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

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脰存楚。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屯兵介休。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子婿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復以書勸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後為漁陽太守。永衍審知更始已沒。乃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立

即丁公

衍既守道
交結貴戚
何也

功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與之交結。遷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此忠臣之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
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臣衍復遭清明之時。飭
躬力行之秋。而怨讐叢興。譏議橫積。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
為工也。書奏以前。過不用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
遂廢於家。衍娶北地任氏女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
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堙壙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
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書記自序五十篇。肅宗甚重其
文。子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
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
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

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
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
數加賞賜。遷武威太守。復徵入為尚書卒。衍有文才。見詆明
時。食報乃在其子。

史緯卷四十三

後漢書七

列傳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嘉七世孫也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
汲黯之爲人平帝時王莽專政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
得交官剛舉賢良方正對策曰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
通仕宦也
主幼少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
且漢家之制英賢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
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夫爲

人後者自有正義尊尊親親其理不嫌。今之保傅敢言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過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于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人也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以此思危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陛下宜急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

后下詔罷歸田里莽篡位剛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宜推誠奉順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孤立一隅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嫌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囂不納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將軍以布衣

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西州發兵，人人懷憂，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未之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敗亂君臣之節，污傷父子之恩，可不慎哉！豈又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尙書令。光武常欲出游，剛諫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不聽。剛以頭軼乘輿輪，帝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羣臣莫敢正言。剛每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不納，以數切諫，失旨，出爲平陰令，徵拜太中大夫，免歸卒。

鮑永

鮑永字君長，屯留人。父宣爲王莽所殺，永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永卽去之。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常置府中。永數陳興復之策，諫戒之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聞而嘆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更始二年，拜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及赤眉害更始，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

良心

史紀 卷之四十三
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幅巾與諸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拜永諫議大夫。至懷，說更始河內太守開城降。帝大喜，賜永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憲屯兵于魯，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今闕里自闕，斯

豈夫子欲助太守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畧，封爲關內侯。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親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此獲罪，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

者行之宗忠者義之率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
帝意乃釋拜為兗州牧卒子昱字文泉中元元年拜司隸校
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
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
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
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
決壞昱乃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
年為司徒建初元年大旱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
消災青對曰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當
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

魂不祀宜一切還其家屬蠲除禁錮典滅繼絕死生存亡
此和氣可致帝納之遷太尉卒子德為南陽太守時郡國歲
荒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郡學久廢德修起黌舍
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
勸服拜大司農卒官子昂字叔雅有孝行德被病數年昂俯
伏左右衣不緩帶處喪毀瘠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
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鄧暉

鄧暉字君章西平人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暉上書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智者順以成德

莽亦可取

奇人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令惲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不從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建武三年至廬江會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素聞惲名禮請為長史俊軍士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請俊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祭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俊還京師上論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

為友殺
而令徑
之俱奇

病篤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詣縣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讐臣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忠正公方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敢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

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貞朋黨
構姦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
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歛大慙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
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
歛罪也敬奉觥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見其忤歛乃相
招去曰延今雖去其執必還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忍見
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憚曰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
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乃獨隱于弋陽山中居數
月歛果復召延憚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既乃喟然嘆
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

謝類有亂

將為巢由乎敬曰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為松子今

蒼梧也

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

勿勞神以害生憚於是別去敬字次都樂志閒居光武連徵

不到憚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

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奉詔帝乃

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憚諫曰昔文王不敢槃於游田以萬人

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

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後令憚授皇太子韓詩侍讀

殿中及郭皇后廢憚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

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

史綱 卷之四十三
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乃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織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太子宜引愆退身，奉養母氏，無久處疑位，以遠危殆。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

襄楷

襄楷，字公矩，平原人，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政，災異尤數。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此人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

說得可憐

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察採，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來州郡翫習，欲避請讞之煩，輒托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七年六月，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

數十丈。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龍能變化，是不當死。昔秦之將衰，山神投璧曰：「今年祖龍死。」始皇死於沙丘，王莽時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虛言猶然。况於實邪？案春秋以來，未有河清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不省復上書。曰：「臣伏見比年日食於正朔，三光不明。」

佛老一理

五緯錯辰，屢失皇子，國胤不興，夫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旣乖其道，豈獲其福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今媼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美飲，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佛老乎？詔尙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然乎？尙書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楷誣罔，請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推本天象，故不誅，猶司寇論刑靈

此語本蕭
望之

奇談妙語

桓帝不殺
襄楷亦可

帝即位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
士徵不至卒於家先時有楊厚郎顛俱上書言災異厚廣漢
人大將軍梁冀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厚不
答稱病求退太尉李固屢薦之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辭
疾不就顛安丘人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詔拜郎
中辭疾歸

郭伋

郭伋字細侯解玄孫也建武四年以伋為漁陽太守漁陽既
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
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

光武待下
如此人臣
豈有不盡
其心

守之畧匈奴遠迹民得安業潁川盜賊羣起拜潁川太守帝
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
伋到郡招懷山賊趙宏召吳等皆詣伋降悉遣歸農宏等黨
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盧芳據北土調
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
終日賜車馬衣服伋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
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入界老幼相攜逢
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與參政事行部到西河美
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童曹何自遠來對
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芳將隋昱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時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孔奮

孔奮字君魚，霸曾孫也。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門

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遭王莽亂，奮與母避兵河西。大將軍竇融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建武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苦辛耳。奮立節，旣高，治復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唯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廉仁，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

為官不顧
妻子可也
為官不顧
父母不可
也

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除武都郡丞隴西賊隗茂等夜
攻府舍殺郡守奮追急賊執其妻子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
有一子奮不顧窮力討之賊窘逼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冀當
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
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
去官卒于家奮晚有子嘉官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人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徵
時兄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召拜郎中大司馬吳漢伐公孫

述勅堪送委輸詣漢在道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
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言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
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檢閱庫藏收
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
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乃於
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
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
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
掾樊顯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
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

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歎息良久拜顯為魚復長方徵堪會
病卒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

廉范字叔度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范年十五辭母
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父丹之故吏重資送范范無
所受步負喪歸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
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得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資
物追范范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永平初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
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東

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
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
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督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
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
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
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名范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
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
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
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
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皆廉頗後也帝曰

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名數月遷雲中太守會匈奴
大入塞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
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
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
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麟
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建初中遷蜀郡太守俗
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
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
者相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
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

小事寫得
入情史家
之妙正在
此等處

年免歸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
范奔趙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赴弔相會於路麟乘小車塗
淡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
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
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即牽
馬造門謝而歸之以壽終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
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拜琅邪會稽二郡
太守所在有異迹

蘇章

蘇章字孺文平陵人祖父純字桓公性强切士友咸憚之至

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順帝時章拜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平陵蘇章共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徵爲河南尹不就兄孫謙爲郡督郵美陽令李嵩與中常侍貝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莫敢糾問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遷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以報昔怨謙子不韋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

一天無益

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尅嵩遷大司農不韋潛入芻廩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嵩寢室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小兒留書而去嵩大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冢斷頭以祭父墳標之於市曰李嵩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恙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太原郭泰

方之伍員云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人為廬江太守黃巾賊攻舒續力戰大破之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羸服閒行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發兵擊慈斬之屬縣餘賊並詣續降乃班宣政令當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與子祕往郡舍續不內其妻而日將祕行其資

明太祖却高麗美人類此

可以告妻十亦可以告君父

藏唯有布衾敝裯鹽麥數斛而已顧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所之輒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為太常病卒

樊宏

樊宏字靡卿湖陽人世善農稼好貨殖父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賑贍宗族

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制文契責家慙爭往償之諸子竟不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宏與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卿多所殘殺欲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世祖卽位宏以母舅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壽張侯追謚重爲壽張敬侯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每當朝會必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勅駟騎臨朝乃告

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及卒遺勅以爲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帝善其令以示百官曰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謚爲恭侯子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建武中禁網尙濶諸王各招引賓客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獨得免永平初拜長水校尉北海周澤琅邪承宮海內大儒儵以爲師友而

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簡用良俊。廣陵王荆言罪。帝以至親。詔儵與羽林監任隗。雜理其獄。事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耶。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臣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以此知名。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但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尙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惟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

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宏族曾孫。準。字幼陵。鄧太后臨朝。準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匈奴遣子就學。八方肅清。今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譏諛之辭。文吏則學詆欺。銳錐刃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臣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復名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太后深納其言。永平之初。連

年水旱郡國饑困準上疏曰古者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臣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是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尙未奉承可令大官尙方考功上林池籩諸官寔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太后從之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碁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元初三年爲光祿勳卒論曰昔楚項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

飯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廩以崇禮節亦可以施於政也

陰識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兄也建武元年爲騎都尉封陰鄉侯二年以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新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美之帝每巡郡國識嘗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帝指識以戒厲貴戚識所用掾吏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等多至公卿弟興字君陵爲期門僕射將武

騎從征伐與張宗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而達之與張汜杜禽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媿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愚心實不安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十九年欲以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恐人不可感動左右帝遂聽之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及興

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郡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稱陰氏出自管仲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于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家遂暴富至識而繁昌故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朱浮

朱浮，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拜幽州牧，守薊城。浮多置官屬，漁陽太守彭寵以爲損費，軍寔不從其令。浮性矜

浮與寵相
譽書却是
忠言

急因以峻文誡之、寵亦狠強、兼負其功、嫌怨遂積、浮密奏寵
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聞之大怒、遂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伯通臨人親職、愛惜
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辟召名宿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
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
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降挹、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
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
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以區區
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
知量也、方今天下安定、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

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
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
願留意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
快、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浮以爲
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浮、浮上疏請
救、詔報曰、反虜執無久全、必有內相斬者、浮城中糧盡、上谷
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
浮恐不得脫、乃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尙書令侯霸
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
不忍、以浮爲執金吾、寵豐並自敗、時二千石長吏、纖微有過

責得當

輒見罷斥，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間者守宰，數見換易。新故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以媚上意。二千石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在事者，先下三公案驗。然後黜退。帝不復委任三府，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覆案不關三府，罪譴

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疑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浮又言：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二十年為大司空，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唐堯大聖，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然後殛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建武初除細陽令每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囚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建武二十年帝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郡督郵詔引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容應對可觀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詔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延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還郡於是聲名遂振司徒王况辟焉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即日拜公車令遷洛陽令陰氏有客馬成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

音宿

何必

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訴延多所冤枉帝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可使速去遂伏誅於是外戚斂手遷南陽太守永平初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寔行未嘗加禮帝乃詔衍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衍在職不服父喪帝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由是以延為明八年拜司徒為陰氏中傷自殺以顯宗之明外戚中傷三公至於自殺城社之奸可憐也夫

梁統

梁統安定人更始二年拜酒泉太守更始敗諸郡起兵保境謀立帥眾咸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為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竇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封陵鄉侯卒子松嗣松弟竦顯宗立詔還本郡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辟命交至並不就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

竇后養以為子恣朱氏後為己害遂諧殺二貴人陷竦以惡逆死獄中家屬徙九真官省事密和帝莫知為梁氏生者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檀奏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白之帝感慟悲泣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嫫亦上書自訟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嫫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於是追尊恭懷皇后追封謚竦為褒親愍侯竦三子棠雍翟皆為列侯雍卒子商襲封乘氏侯順帝立商女為皇后妹為貴人以商為大將軍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讓虛已進賢辟巨覽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

亦明白

事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達等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圖議廢立。帝曰：「大將軍我所親，騰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妒之耳。」達等懼，遂矯詔收縛騰。帝震怒，收達等誅之。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言之。帝罪止坐者。六年卒。子冀，鳶肩豺目，洞精矐眇，口吟舌語，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鷄。父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卽遣人刺殺放。父商卒，順帝拜冀爲大將軍。帝崩，冲帝方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尉李固、叅錄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

之。遂進鳩，帝崩，復立桓帝，遂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潁陽侯，蒙、平侯，冀子胤、襄，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唬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出嫁之。冀遣客盜還通期，會商卒，冀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乃止。冀愛奴秦宮，得出入壽

冀不許私
通期壽乃
待私秦宮

所壽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宮
四方調發歲時貢獻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史人齎
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復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
物遠致汗血名馬因行縣道發取妓女御者使人秉執橫暴
妻掠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大起第舍壽亦對街爲宅
殫極土木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溪林絕
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
以金銀游觀其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連繼日夜
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
林苑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

入竟問禁
問北

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
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
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有西域賈胡誤殺一兔轉相
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復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取良人爲
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以殊
典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
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賜車馬衣服甲第比
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
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宮衛
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

意欲何爲

命 樹原不要

賤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冀深怒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鳩殺之。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腰斬之。郎中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傳曰：木寔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勢，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密掩捕著，著變易姓名，託病偽死，市棺殯送。冀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與著友善，先是絜等奏記三府，薦

不是好僕

不疑蒙所
以得保首
領

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怒之。至是指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之。死者六十餘人。絜知不免，因輿襯奏書冀門，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疾之，白帝轉為光祿勳。不疑自耻兄弟有隙，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以他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穎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門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莫敢違命。天子不得有所親預。帝既不平之。

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
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生女
猛香卒妻宣更適梁紀紀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
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猛姊婿邴尊為議
郎冀恐尊沮敗宣意遣客刺殺尊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
袁赦相比刺客經赦屋赦鳴鼓會眾宣馳以白帝帝大怒遂
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成謀誅冀冀亦疑超
等使中黃門張憚入宿以防變具瑗勅吏收憚欲圖不軌帝
御前殿使尙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歛
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侯

天道明白
如此

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圍冀第冀及妻壽皆自
殺悉收諸梁及孫氏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
卒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
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是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
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
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
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尹勲以下數十人

張純光武以高帝為太祖躬祭親廟餘帝於禘
禘祭之此不易之禮也張純之議非是

張純字伯仁杜陵人高祖安世封富平侯純少襲封哀平間
為侍中王莽篡位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

此平常嗣
位者耳豈
所論光武
既遭王莽
矣何言不
遭使不遭
至莽天位
那得到光
武光武出
萬死一生
要得與奉

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拜五官中郎將更封武始侯食富平
之半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
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十九年
純與太僕朱浮奏陛下實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
祭祀者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
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
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安得復
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
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謂宜除今親廟以
則二帝舊典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

乎帝身試國亡以功而代親廟

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
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春陵節
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
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
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二十三年為大司空慕曹參之政
務在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奏穿陽渠引洛水為
漕百姓得其利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
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
義既富而教者也會博士桓榮亦言宜立辟雍明堂帝許之
三十年純奏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必有封禪以告成功

三月封禪
三月純卒
與奉車子
係不異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陛下受中
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
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
四方來賀宜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
岱宗禪于梁父明中興勒功勳報天神祀地祇傳祚子孫萬
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狩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
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卒自昭帝封安世至純曾孫
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吉無子國除

曹褒

曹褒字叔通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

漢說

岱宗定封禪禮顯宗即位充上言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
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命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詩曲操以
俟君子拜侍中充作章句辨難於是有慶氏學褒少傳充業
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
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舉孝
廉遷圉令他郡盜五人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大守馬嚴風
縣殺之褒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今
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其罰重矣如得全人命而身坐之吾
所願也遂不殺嚴奏褒奕弱免官徵拜博士肅宗欲制定禮
樂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

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屢降嘉穀滋生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嘆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立武官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

老果夷夔
可也

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褒遷射校尉後太尉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

褒受肅宗
之命何謂

禮制然則
叔孫通亦
習制乎

史續 卷之四十三
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復為侍中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褒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益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典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肅宗升遐張酺異議漢禮竟

不行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

史緯卷四十三終

後漢書八

列傳

鄭玄

鄭玄

鄭玄字康成，高密人，崇八世孫也。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餘人。高業弟子以次傳受，融素驕貴，玄在門

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與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時任城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年六十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鄭君好學寔

明徵書太史公廷尉吳公僕射鄧公漢之名臣皆稱曰公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羅拜相約不入玄境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紹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汝南應劭時在坐因自言

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劬有慙色紹表玄為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以病乞還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適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六月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詳於辭訓通人頗訛其繁而經傳洽純儒齊魯問示之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

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曄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

鄭興

鄭興字少贛開封人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

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赤眉入關。興西歸隗囂。囂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止之。囂竟不稱王。乃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制。非人臣所當置也。孔子曰。惟噐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寔。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興請從。因歸葬親。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興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

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弔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薦之。上以爲太中大夫。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九年。使監征南將軍岑彭營於津鄉。會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

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蕃王不宜私通賓客，辭不受。」松謂衆長者，意不可違。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王奇之，遂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與。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曰：「臣伏聞北單

同父風

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揚漢和親，誇示鄰敵。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計。如是南庭動搖，烏桓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一離析，旋爲邊害。今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如令匈奴殺臣，將損大漢之威。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爭之。詔追還繫廵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拜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

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建初六年為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子安世傳家業為未央廡令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等上書諫及順帝立安世已卒除子亮為郎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上疏曰陛下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固守舊文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

之所掩覆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左氏之失及太史公所引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遺脫纖微指為大謬抉擿瑕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前此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往者武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宣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也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名

蘇儒可厭
極矣

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道理丘明之說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李封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高才著名辟司空李通府大司農江馮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王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公望為太師桓公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况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徽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

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蠶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憂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帝從之以病去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

賈逵字景伯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逵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儻有大節傳父業明左傳國語為之解詁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逵對曰昔武王終父之

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集闕，此胡降之徵也。帝勅
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
右，肅宗加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詔逵入講白虎觀
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公穀者，逵條奏之。帝
嘉焉，令逵自選公羊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母常
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
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
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
應，詔令撰歐陽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
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

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逵
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郎。朝夕受
業黃門，署學者欣欣羨慕焉。和帝卽位，以逵爲侍中，領騎都
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
國汝郁，帝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家貧好學，隱居教授，不
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
終無敢言。位至侍中，郁字叔異，性仁孝，爲魯相，以德教化百
姓，稱之。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
凡九篇，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故不至大官。論曰：鄭賈
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

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以五經家無證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其文。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張霸

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年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魯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遂博覽五經。永元中。為會稽太守。霸始到。越賊未解。乃移書開購。賊遂歸附。表用處士顧奉。公孫松等。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視事三年。謂掾史曰。霸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去。

後徵為侍中。時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不答。當為五更。曾疾卒。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務遵速朽。副我心。人生一世。當愛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家焉。中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之。輒徙避焉。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至縣賣藥。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能為累
公治長
鳥語也

順帝詔河南尹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初優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獄以事無驗放還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篤疾不行終於家子陵字處冲官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勅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因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中憲以報恩也不疑有愧色陵弟玄字處虛沉湎有才畧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召不

傷者乃有
如溫不能
用何

亦實話

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見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中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大驚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處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嘆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出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然且出口入耳之言今誰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

卓秉政舉立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倫氏道病終死得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乃歸會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莽敗天下亂榮抱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饑困而講論不輟顯宗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對曰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

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拜榮為博士以閎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令止宿太子宫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疾太子朝夕遣中侍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

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
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
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
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
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歸太子報
書曰莊以童蒙敢承誨命如丁寬學成東歸門人辭歸養親
皆弟子謝師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下則
去家慕鄉今蒙下列不敢有辭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
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
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至是元卿嘆曰我農家子

學以為利
自漢已然

榮學不過
經師明帝
尊師重道
之意甚可
嘉尚

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顯宗立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
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
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
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請問
上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
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
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
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疾篤
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而前撫榮
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劔衣被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

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養三老此段可入禮志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衣冠扶玉杖五更不杖齊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榮子郁字仲恩當襲爵讓於兄子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

之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入授皇太子經肅宗立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復入侍講遷太常明年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數百千萬顯于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由是尚書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中子焉字叔元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入授安帝遷侍中順帝為皇太子以焉為太傅遷太常後廢為濟陰王焉諫不能得順帝立拜太傅錄尚書事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親也事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辭弟子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字公雅傳其家業舉孝廉為郎沛相王吉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殮歸葬服喪三年典

吉所舉也。後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乘
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黃巾賊起，
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獻帝卽位，三公
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
爲郎，從西入關，賜爵關內侯。馬兄子麟，字元鳳，早有才惠。桓
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牾左右，病免。會母終，麟不
勝喪，卒。子彬，字彥林，少與蔡邕齊名。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
節、女婿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
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言彬等爲酒黨事。
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猛阿黨。

止傳舍整
飾因縣取
祠具夫人
公相從來
如此

請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
錮彬遂廢，卒於家。諸儒莫不傷之。邕等論序其志，共樹碑而
頌焉。焉弟子鸞，字始春，少立操行，襁褓糟食，不求盈餘。淮汝
之間，高其義。子曄，字文林，尤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鸞
卒，姑歸寧，赴哀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
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
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忤若此，一餐不受於
人。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
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爲訟。云論曰：
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中興桓氏尤盛，自滎

桓氏多正
人未可厚
辨

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
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
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丁鴻

丁鴻字孝公潁川人父緝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畧地潁陽
緝說其宰降世祖以緝爲偏將軍從征伐及封功臣帝令各
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緝願封本鄉或謂緝曰人皆
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境墮
之地今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封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
鴻年十二從桓榮授尚書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

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共寒苦及緝卒鴻
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旣葬乃挂縗經於冢廬而逃去
留書與盛曰鴻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所
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
報迫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與
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
陽狂不識駿駿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季札亂世權行故得申
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
父之基業可謂智乎鴻感悟涕泣乃還就國駿因上言鴻經
學至行顯宗甚賢之徵鴻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

廩食公車與博士同禮拜侍中肅宗詔鴻及諸儒論定五經
問與於白鹿觀帝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
帝數嗟美焉和帝永元四年拜司徒是時太后臨政竇憲兄
弟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言憲威權過盛宜防其禍以塞
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
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
人小郡口二十萬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議鴻言自
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
人帝從之六年卒

馮緄

馮緄宕渠人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奸惡數致其罪
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
以歐刀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卽斬光收煥煥欲自
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
有凶人妄詐規肆奸毒願以事自上受罪未晚煥從其言上
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緄後爲廷尉卒

楊璇

楊璇烏傷人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
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璇靈帝時爲零
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

田單火牛
楊璇火馬
錄之以備
兵家一則

人憂恐，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驚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冒功，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凱見誣狀，潛令親屬上之。詔原之，拜議郎。

劉平

蔚宗後漢甚學前書其序事亦簡明但幅短耳要非晉以下諸史所及

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為。

少節義字

孝故言其通。則周公之祀能致四海之祭，言其窮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隣之牲。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傲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辭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肯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

孟嘗包字

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服喪過乎哀
既而其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
者曰與我共事久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
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所安也弟數破其
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徵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有
詔賜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終若二子者行信於心而感
於人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
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後賊
復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

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
顧與母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
旦爲老母求菜願得歸食母畢還就死賊哀而遣之平還旣
食母訖因白母還詣賊賊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
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爲郡吏平狄將軍龐
萌反執郡守孫萌將殺之平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號泣
請願以身代府君賊歛兵曰此義士也遂舍之萌被傷氣絕
有頃復蘇渴甚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
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舉孝廉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
懷感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唯班詔

書而去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薦平及琅琊王望東萊王扶修身行義應在朝次有詔徵平等皆拜議郎平遷宗正以老病乞歸卒

棄子抱姪辭母詣賊雖有至性却不近情昔人能爲之
余則不能試問讀史君子有能之者乎然平實非假也

趙孝

趙孝字長平，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以長者客，洒掃待之。孝旣至，不自名。亭長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不宿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自縛詣賊，曰：「禮羸瘦不如孝。」

此處德事
也與實如
此宜節義
之多也

肥賊大驚，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賊並放之。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拜諫議大夫。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曰：「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數年。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時有汝南王縉、齊國兒萌、梁郡車成俱兄弟，見執于赤眉，將食之，叩頭乞以身代。賊並哀而釋焉。長沙右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棺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太守邳暉以爲舉首。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清靜不慕榮名人有偷其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時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獨力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墾耨不輟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肅宗下詔美恭素行賜帛二十四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所薦名賢無不徵用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卒賜穀千斛刻石表閭

江革

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少失父遭天下亂盜賊起革負母逃難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涕泣求哀至誠動人賊不忍犯或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名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寢伏冢廬服竟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遣官屬追之遂不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建初初舉賢良方正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

有見

恒身禮焉時有疾輒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貴戚馬廖竇憲慕其行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聞益善之上書乞骸骨拜諫議大夫賜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及卒復賜穀千斛

劉般

劉般字伯興宣帝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

而紆尤篤早失母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與共卧起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初紆襲封值王莽篡位國除因家於彭城光武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般束修至行為諸侯師帝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徙封居巢侯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徵般行執金吾事兼屯騎校尉時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郡都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

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寔覈其有額外增加與奪田同罪帝從之肅宗卽位遷宗正卒子愷字伯豫以當襲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竊見居巢侯嗣子愷素行孝友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尋常之法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並辭爵土未聞貶削今愷景仰前

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詔聽憲嗣爵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十三年遷宗正永初六年爲司空遷司徒致仕安帝親政拜太尉致仕卒少子茂亦好禮讓歷位司空

周磐

周磐字堅伯安成人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三邑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幾於毀滅服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公府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四○字○可○佩○嗇神養和

韓詩下室
政教如烈
火以父母
也近飢寒
之憂爲此
處
方回堯時
隱人支父

伯 莊子作支

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建光元
年年七十三歲。會集諸生。因令其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
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其月
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少孤
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
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
九十終。未及葬。里中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
越燒他室。遂得免。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
泣。曰。順在此。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卒
年八十。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人。舉高第。遷敦煌太守。以病免。躬率子孫
耕農為養。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懼。乃至門迎盜。請為設食。
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
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而謝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
畢奔出。咨追物以與之。不及。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
州郡。以禮發遣。不得已。應召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嵩咨
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
主簿曰。趙公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
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

可見東漢
風尚

受奉、徵拜議郎、被疾將終、告其故吏朱祇等、使薄歛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死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旣已消仆、還合土壤、土壤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耶、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古人時同、卽會時垂、則別、王孫裸葬、墨夷露骸、梁伯鸞父歿、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吾欲上同古人、下不爲

僮、編一坎、令容棺、槨棺歸卽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無設祭、莫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識之、吾復有言矣、子胤奉行、時稱明達、

